《李益墓志铭》人物及书法艺术探赜

王冰[1] 翟相永[2]

摘要：2008年洛阳偃师出土的李益墓志铭，是唐代中期重要楷书墓志，兼具文献与书法价值。此志由崔郾撰文、习缓篆额、李行方书丹，形成“三绝”格局。墓志明确李益为陇西狄道人，生于天宝五年（746），卒于大和三年（829），享年八十四岁，厘清其籍贯、生卒、科第及家世争议，补正史记载之阙。崔郾与李益同朝为官且家族交好，习缓篆法承李斯、李阳冰一脉，李行方楷书融合褚遂良爽利与颜真卿浑厚，笔法精密、结体端庄、章法规整。其书法弱化魏碑方笔，楷法成熟，体现中唐楷书“尚法”与融合南北的特征。该墓志是文学、史学与书法融合的典范，为李益生平考证、中唐书法及士族交游研究提供关键资料，也为当代“艺文兼备”书法创作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李益墓志铭；李益；书法艺术；中唐楷书

An Exploration of the Figures and Calligraphy Art of the Epitaph of Li Yi

Wang Bing[1] Zhai Xiangyong[2]

Abstract: The Epitaph of Li Yi, unearthed in Yanshi, Luoyang in 2008, is an important regular-script epitaph of the mid-Tang Dynasty with both documentary and calligraphic values. Written by Cui Yan, inscribed in seal script by Xi Huan, and transcribed in regular script by Li Xingfang, it forms a pattern of "three excellences". The epitaph confirms that Li Yi was a native of Didao, Longxi, born in 746 and died in 829 at the age of 84, clarifying disputes over his native place, life dates, imperial examination experience and family background, and supplementing omissions in official histories. Cui Yan served with Li Yi and had close family ties; Xi Huan's seal script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Li Si and Li Yangbing; Li Xingfang's regular script combines the crispness of Chu Suiliang and the solidness of Yan Zhenqing, featuring precise brushwork, dignified structure and regular composition. Its calligraphy weakens square strokes of Wei steles with mature regular script, reflecting the "law-admiring" feature and integration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styles of mid-Tang regular script. As a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iography and calligraphy, it provides key materials for research on Li Yi, mid-Tang calligraphy and scholar-official interactions, and offers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contemporary calligraphy creation with both literary and artistic excellence.

Keywords: The Epitaph of Li Yi; Li Yi; Calligraphy Art; Mid-Tang Regular Script

版权 © 2026 归作者及香港致源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本刊遵循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 - NC 4.0）开放获取。
详情请参阅：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 - nc/4.0/



1. 王冰（1985—），男，甘肃省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简牍学。

2. 翟相永（向荣）（1969—），男，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武威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研究方向：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2008年，洛阳偃师出土《李益墓志铭》，宽93厘米，长96厘米。文字四十三行，每行约四十字，文字部分基本为正方形。楷书。全称为《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致仕上轻车都尉安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赠太子少师陇西李府君墓志铭》。碑额五行二十字，篆书“唐故礼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师姑臧李公墓志铭”。因碑刻时代为唐代中期，正是唐代书法的鼎盛时期，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本文试图从墓志主人公李益、墓志撰文者崔郾、墓志撰额者习缓、墓志书丹者李行方生平及文学成就和墓志书法艺术入手，试图探寻中书协倡导的“艺文兼备”的创作理念。

一、人物探颐

（一）墓志主人公李益

《李益墓志铭》的出土，对解决李益生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一，籍贯。李益籍贯在《李益墓志铭》出土之前史料记载不一，大致有“陇西姑藏”“陇西成纪”“陇西狄道”“家于郑州”[1]说，自墓志铭出土后，据墓志“况望高陇右，族冠山东”“公讳益，字君虞，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十二代孙”记载可知，陇西是李益郡望，其徙居山东已数代。其二，生卒。闻一多据《李君虞（诗）集》记载“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即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反唐时李益八岁，由此推算，其应生于天宝七年（748）。但《李益墓志铭》记载，“以大和三年八廿一日全归于东都疑教里之第，享寿八十四”，可以推知，李益应生于天宝五年（746）。其三，科第。李益科第，在《李益墓志铭》出土之前，史料亦记载不详。据墓志“大历四年，始弱冠，进士及第，其年联中超绝科。间岁，天子坐明庭，策贤俊，临轩试问，以主文谲谏为目，公词藻清丽，入第三等”可知，其大历四年中进士，本年联中超绝科。次年，又天子面试，因其文章词藻清丽，入第三等。其四，家世。《李益墓志铭》出土之前，我们从《新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二上》中知道姑臧李氏家世的基本情况，通过《李益墓志铭》“长子元翊，前弘文馆明经。嗣子棠，早学诗礼，次子当……擢春闱之上第。”，又知李益还有一子元翊和一孙棠。

李益一生辗转数地为官，先为河南参军。后转华州郑县主簿，迁渭南县尉。五入幕府，先后任观察支使、掌书记、参谋、节度判田与营田副使，带衔监察御史、殿中使御史、侍御史、检校吏部员外郎、检校考功郎中、御史中丞、都官郎中、河南少尹、秘书少监兼集贤学士、右庶子为左庶子、右常侍为左常侍、礼部尚书致仕。[2]长期的幕府生活，经历多次战争，李益对边地及军旅生活非常熟悉，其边塞诗有悲壮激昂的英雄气概，意气纵横，凌厉豪迈，写出了征人心中之情。胡应麟评价说：“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皆可与太白、龙标竞爽，非中唐所得有也。”[3]

（二）墓志撰文者崔郾

崔郾，字广略，清河武城人。举进士，书判入等。授集贤殿校书郎，累迁吏部员外，再迁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为吏部郎中，迁谏议大夫[4]。为何在唐代众多达官显贵中崔郾能成为李益墓志铭撰文的最佳人选？

王胜明在《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一文分析：首先，在时间上两人属同一时代，崔郾生于大历三年（768），卒于开成元年（836）。李益则生于天宝七载（748），卒于大和三年（829）。虽然两人从年龄上看像是两代人，但崔郾比李益去世仅晚七年，是多年同朝为官的同事。其次，李益别集皆录《同崔邠登鹳雀楼》诗，“鹤雀楼西百尺樯，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恨犹速，愁来一日即为长。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可知崔邠与李益曾有诗歌唱和，应该很熟悉李益事迹；而崔邠是崔郾的长兄，可见李益与崔郾兄弟交往多，关系密切[5]。

再次，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清河崔氏是北朝四姓高门士族之一，入唐之后，清河小房崔氏最为显赫，中唐之后，先后出现崔郸、崔协两位宰相，崔邠、崔郾、崔郸兄弟及崔郾二子崔瑶、崔瑾五人在中晚唐时期七

次主持科考，人物之胜，终唐一世罕有俦匹者[6]。且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曾多代互为婚姻，并有崔郾女嫁姑臧房李骞，两家都是唐代的一流门阀，可谓门当户对，为其撰写墓志身份最为合适。

（三）墓志书丹者李行方

关于李行方生平最直接的史料来源于《新唐书》。据《新唐书·王质传》载，王质任宣歙观察使时，奏署幕府宾佐，“若河东裴夷直、天水赵晳、陇西李行方、梁国刘蕡，皆一时选云”[7]。这是正史中关于李行方唯一较为明确的记载。大和八年（834）至开成元年（836）间，王质以宣歙观察使坐镇宣州，李行方应在此期间入其幕府，与裴夷直、赵晳等人共事。墓志书丹于大和三年（829），据此推测其入幕宣州前已以书法闻名。此外，从《唐代墓志汇编》及相关出土文献中，也可寻得若干线索。大和年间所刻《李当墓志》（大和〇七三号）提及，李益次子李当曾任宣歙观察使巡官，与李行方或有同僚之谊[8]。综合来看，李行方虽出身陇西士族，但仕途不显，长期沉迹幕府，其书法成就主要依靠家学传承与幕僚交游。

李行方楷书传世极少，以《李益墓志铭》最精。从风格看，其书风承接盛唐法度，融合褚遂良的爽利与颜真卿的浑厚，整体呈现“骨力内敛，气韵沉静”的特征。

清人叶昌炽《语石》虽未专论李行方，但将其视为晚唐墓志书家的代表之一。近人朱关田评其“运笔精密严整，提按顿挫渐趋明显，处理愈加细腻”[9]。王玉池亦指出其“虽法度森严，然字间顾盼生姿，已露行书笔意”[10]。从笔法看，《李益墓志铭》横画起收圆润，与褚遂良《倪宽赞》相近，但圆润饱满处更近盛唐风度。与柳公权、裴休相比，李行方更注重传统继承，个人面貌稍逊，这与其长期从事实用书丹的身份相符。

（四）墓志撰额者习缓

关于习缓的身份，传世史书无直接记载，但从相关文献可作合理推测。习缓或为唐代专职书吏或士族文人。唐代碑额篆书多由善篆者题写，如李阳冰、史惟则等名家皆以篆额闻名。习缓虽未跻身大家之列，然据其篆额“唐故礼部尚书致仕赠太子少师姑臧李公墓志铭”二十字观之，其篆法严谨，结体匀称，显然受到李斯、李阳冰一脉影响。其篆书技艺精湛，与崔郾之文、李行方之楷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李益墓志“三绝”并美的艺术格局。

习缓与崔郾、李行方的合作，折射出唐代墓志创作中士族文人交游网络的密切互动。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世代联姻，习缓或通过崔郾举荐参与墓志创作。

二、墓志的书法艺术

清代钱泳在《书学》中云：“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耳！”[11] 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代书法艺术实际上是唐代碑刻的书法艺术。这一时期，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都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代表性书家和代表性碑刻，建立了新的艺术风格。

（一）碑额

从笔法来看，习缓篆额圆劲匀称，线条粗细一致，起收笔含蓄内敛，行笔沉稳，兼具秦篆的严谨与唐篆的雄浑。唐代篆书承袭李斯玉箸篆传统，至李阳冰而臻于极盛。习缓此篆书碑额与李阳冰《三坟记》相比，更显朴拙，少了装饰性盘曲，近于徐铉、徐锴兄弟所传玉箸篆风格。唐代碑额篆书多采用这种圆转匀称的笔法，以体现庄重肃穆的庙堂气象。

从结体来看，碑额五行二十字，布局紧凑，字形长方，重心上提，个别字下部留有空白，增强纵向延伸之感，与秦篆上紧下松的结体特征一脉相承。字间间距疏密得当，整体庄重肃穆，符合墓志铭“述德纪事”的功能要求。

（二）碑文

1. 笔法

《李益墓志铭》的笔法接近唐楷法则，在谨严法

度中又稍加变化，如横画的起笔收笔除去方折，变为圆润，特别是两端与中间的粗细变化。此碑用笔搭接处近于《倪宽赞》，爽峻挺拔又多古拙朴茂气象，但圆润饱满笔法增多，运笔精密严整，提按顿挫渐趋明显，处理愈加细腻。从单个笔画来看，《李益墓志铭》横、撇、捺的笔势直挺，线条沉着稳健，厚重雄健。横画起笔多藏锋圆入，行笔中段稍提，收笔自然回锋，形成“圆起圆收”的形态。观察拓片可知，大部分字的横画，起收笔处无明显的方折棱角，行笔沉稳，两端饱满而中间略细，富有弹性。较魏碑方折峻峭的笔法保留了其峻挺，更多增添了唐代楷书的圆润特质。

与初唐楷书相比，《李益墓志铭》的横画多呈左低右高之势，但起伏不大，行笔沉稳；竖画则起笔重按，中段略提，收笔或垂露或悬针，变化丰富；撇画起笔重顿，行笔渐提，收笔尖细但不虚飘；捺画由轻渐重，铺毫推进，至捺脚顿挫后顺势出锋。观察拓片中带撇捺的“人”“大”“天”等字，撇画起笔重顿，行笔渐提，收笔尖细而有力，捺画由轻到重，收笔果断。这种提按顿挫的处理方式，既保持了楷书的法度，又增添了书写的节奏感，体现了唐代楷书技法的高度成熟。

《李益墓志铭》明显受到褚遂良《倪宽赞》《雁塔圣教序》的影响，尤其在笔画的起收与搭接处，爽峻挺拔之气跃然石上。拓片中“公”“君”“道”“人”等字，撇捺舒展，笔势飞动，颇具褚书风神。然与褚书相比，减少了棱角与锋芒，增添了圆润与朴茂，笔法更为内敛。同时，部分笔画的处理，如竖画的外拓、捺画的厚重，又隐约可见颜真卿早期楷书的影子。观察拓片中“国”“西”等字，外框笔画饱满，向外拓展，已露颜体端倪。可以说，《李益墓志铭》的笔法融合了褚体的爽峻与颜体的雄健，体现了中唐楷书由盛唐法度向个性化表达过渡的特征。

2. 结体

《李益墓志铭》结构端庄而不呆板，以刚柔相济见长，点画组合舒朗有致。结体多取横势，给人一种方扁的感觉，笔画大多精研穿插，一些结构排布稍有错落，但依然感到字字平整，没有丝毫倾倒之势。此志横画多为平缓，竖画稍带提按变化，在两竖相并的字中呈外拓形。横画和竖画以及撇捺向四周散开之势，显得结体极为大方。端庄舒朗是其结构的一大特点，如“署”字，主体部分收紧，下端“者”的横画和撇画长舒，在协调中突出对比，俊逸舒朗的特色在整个字的布局中较为突出的呈现出来。观察拓片中“郎”字，左右两部分既相互避让又彼此呼应，左部“良”的撇画与右部“阝”的竖画形成空间上的穿插，灵动而不失端庄。

3. 章法

《李益墓志铭》四十三行，每行约四十字，排列规整，行距匀称，字距疏朗，是典型的唐代墓志章法布局。唐代墓志继承并发展了北朝墓志的界格传统，在严整中追求变化。虽处界格之中，然字与字之间顾盼生姿，行气贯通，未因界格而显得板滞。

观察拓片，可见模糊界格，每字独立于方格之中。但字与字之间并非机械排列。如第一列“唐”“故”“银”数字，虽各有独立空间，但字势之间相互呼应，形成纵向的行气。部分字略取欹侧之势，如“人”“天”“之”等字，或左低右高，或重心微偏，与端庄平稳的字形形成对比，避免了通篇一律的单调。

在界格之内，《李益墓志铭》通过字势的微调，形成了动静相生的节奏感。从整体拓片看，笔画繁多的字与笔画简少的字交错排列，形成疏密对比。笔画多者不显拥挤，笔画少者不显空洞，体现了书丹者对空间节奏的精准把握。这种在严整中求变化、在统一中求丰富的章法处理，体现了书丹者高超的布局能力。

与北魏《元桢墓志》“在严整平衡中寻求变化，于字的大小差异、上下左右间的顾盼、字本身的左右欹侧、险峻与平正等方面形成独特的章法节奏”相比[12]，《李益墓志铭》的章法更为规整统一，体现了唐代墓志书法的规范化特征。

（三）与魏碑的对比

《李益墓志铭》在笔法方面最明显的是方笔弱化。

魏碑中常见的方笔起收、棱角森挺，在此志中已被圆润含蓄的笔法取代。其次是隶意消退。魏碑中常见的隶书波磔、楷隶杂糅现象，在此志中基本消失，说明楷法已完全成熟。再次是法度强化。笔画形态更加规范，结体更加端正，体现了唐代楷书“尚法”的时代特征。但同时，此志保留了魏碑的“峻挺”骨力，并未因追求圆润而失之软弱。

《元桢墓志》作为北魏迁都洛阳后的首方宗室墓志，结体紧峭欹侧，气势雄奇恣肆；《李璧墓志》的结体以“欹正相生、内紧外松”著称，每个字都没有固定的字势，因字形取势，更加自由洒脱。而《李益墓志铭》则更多体现了唐代楷书的端庄平和，结体更为规整，虽也有寓险于稳的处理，但整体上更强调端庄平和，体现了唐代楷书对北碑奇崛之气的规范化改造。

结语

《李益墓志铭》作为唐代中期墓志的代表性作品，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文献史料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之中，也体现在书法艺术层面。

从人物研究来看，此志的出土为李益生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籍贯方面，墓志明确记载李益为“陇西狄道人”，解决了传世文献记载不一的纷争；在生卒方面，墓志所载享寿八十四，推算其生于天宝五年（746），修正了闻一多等人据诗集推算的结论；在科第与家世方面，墓志补充了正史之阙，为全面了解这位唐代著名边塞诗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崔郾作为撰文者，其家族与李益家族的门第之当、交游之密，使这篇墓志铭不仅是传记文献，更是唐代士族联姻与文人交游网络的生动写照。

从书法艺术来看，此志楷书融褚颜笔法于一体，方圆兼备，提按分明，体现了中唐楷书融合南北、走向成熟的时代特征。结体上端庄舒朗与寓险于稳并重，刚柔相济，意趣横生；章法上界格严整而字势错落，动静相生，堪称唐代墓志楷书的典范之一。此志的撰文、篆额、书丹三者皆精，崔郾以文采传墓主之德，习缓以篆额彰全篇之庄重，李行方以翰墨显志文之神，三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三绝”并美的艺术格局。这正是唐代士族精英在文学与书法领域密切互动的体现，也为当代书法创作中“艺文兼备”理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借鉴。

综上所述，《李益墓志铭》不仅是唐代墓志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更是唐代文学、史学与书法艺术交汇融合的典型个案。其人物生平之考订、撰文书丹之精妙，共同构成了此墓志的多重价值。

参考文献：

[1] 胜明 . 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 [J]. 文学遗产 , 2009(5).

[2] 朱关田 . 《李益志》浅释 [J]. 书法丛刊 , 2009(111): 32.

[3] 胡应麟 . 诗薮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2: 120.

[4] 董诰 , 等 . 全唐文 : 卷七百二十四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3.

[5] 王胜明 . 新发现的崔郾佚文《李益墓志铭》及其文献价值 [J]. 文学遗产 , 2009(5): 131.

[6] 李建华 . 新出墓志与唐宰相崔郸家族的考察 [J]. 唐史论丛 , 2023(1): 295.

[7] 宋祁 , 欧阳修 , 等 . 新唐书 : 卷一百六十四 列传第八十九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5: 5283.

[8] 周绍良 , 主编 . 唐代墓志汇编 : 大和〇七三号《李当墓志》[M].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2.

[9] 朱关田 . 《李益志》浅释 [J]. 书法丛刊 , 2009(111): 32.

[10] 王玉池 . 隋唐墓志书法研究 [M].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 2015: 217.

[11] 钱泳 . 履园丛话 : 卷十一 唐人书 [M].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9: 290.

[12] 尹西喆 , 张立平 . 早期元氏墓志书法艺术风格探析 : 以《元桢墓志》为例 [J]. 美术大观 , 2024(9): 112.